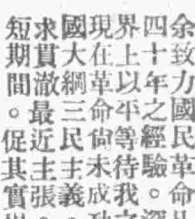



梅·逸·鄭·

陸元和軼事

元和陸飛。在京日。公餘有暇。每至某書肆生坐。以爲消遣地。蓋元初性閒逸。能自忘其勢。猶是書生本色也。某書肆主亦南人。姓章名某。初爲宦官入京。報捐一典史。既而設肆收書。營業頗佳。遂不復作出京餼贖之念。（與史微言）本不爲名。亦思得一到任以遂心而已。顧章某雖收書。然未嘗校勘。與史微言曰。吾聞之識也。一日。元和適在其肆。見其有宋板蘇軾集三冊。來求售。中有孫淵如平津館刻本二十冊。書皆新印。已不及記。且十冊之書。初印而又完好無缺失。章某許之。乃得至一二兩五錢。元和因詳問其人是否家藏之書。曰然。問何爲急售此。曰母病需用。元和因詳買以寓所。其人二簪而去。既去。則謂章某曰。我與汝銀五兩。買此

[illegible]

歲丁卯。月乙巳。



變爲吾輩所單放者。殊足自蒙。既抵船塢。詞吏距解維時尙遠。酒

局司（譯音）輪船去國。投國
美游歷。以申初行。江干歡送
者。合眷屬計。竟達五十人外
者。更西賓如著名銀行界閥
客惠勒。馬立司。培乃。力去
（均譯音）輩。亦後先蒞止。吾
得相逢其盛。殊興有光榮焉。
退而草此藁。

王姑丈航行所經。預計爲美
法、德、奧、英、意、比、荷、瑞
士、等十七國。載行截止。問
俗采風。許首牛歲之入。竟
釐毅然決然。擺脫其公私事。
乘長風以破萬里浪。壯志洵
堪敬羨。然遠適重洋。親丁闕
別。當關曲唱。能毋黯然。是
以去當題唱揚巾之際。爲其
連年關愛聲情所感動。亦弗
勝氣溢胸迴也。

亞島司輪船。泊于黃浦碼頭。
山吾號去。路亦勿近。是日吾
約得邵海如。方式如。鄭鶴齡
。陸台卿。王贊成。陸福發。少
石叔祖。培成叔。八人。附公
共汽車往時值正午。車客塞

（扇藏雲眠）物人泉劍李

相將登舫參觀。彼船祇容十餘丈。橫亦數丈。高度稱之。凡五六層。載重約三萬四千噸。由口艦載。船中梯級交錯。宿舍聯聯。建造精工。尋常之逆旅。吸烟有室。進餐有室。會議跳舞又有室。其最高層。更有修長弘敞之廣室。吸烟便客散坐。可以憑欄眺風景。眺望氣爽。尤稱特色。有室談笑。編鋪彩色綠皮。着足其上。別生妙趣。吸烟則悉以水泥敷地。以防火患。設備周備。陸地居家。實有勿如。而弗拘層。步入其中。率不覺舒適。何嘗知此身附寄在浩水浦江之上耶。

行期先二晚。吾號同三人。分攜祿資份饌資公錢。先一晚。其介弟仲允先生亦泊括鰓。爲乃兄等壯行色。吾君謹陪末座。主賓盡歡。各暫止其。傷離惜別之情。席散。更鐘約于六出花飛崑崙。原班合演。洗塵歡宴一幕也。

四十年來，其目的在求喚起之自由與平等。種族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各國民族。共同奮鬥。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尤須於最近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孫文

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是暫時的亂象。是

人中之武人的割據。

——民權主義頁一頁

霜之假父其人者。直使登徒子拜倒下風矣。二姐淺笑不語。起身入室。携紫銀煙筒至。剔足細吸。秋波頻流。睇及余。分明未盡其辭鋒。後文正引邁者。

此不符一則南曲引子。多用小令。上去出入。亦可揶揄。固無須斤斤於此。若夫長調。則宋時諸家。往往遵守。吾人操管。自當模倣。雖離管絃。而曲型具在。亦若胡籛羊之意。由此言之。明人之白度。腔實知安作。吾更不屑辨焉。

（用題）楊守齋作詞五要。第四云。要隨律押韻。如越調水龍吟。高調（即神）皆合用平入聲韻。古詞俱押去聲。所以轉摺怪異。成不祥之音。味律者。反稱賞之。真可解隨而啓齒也。守齋名璫。周草窗黃洲漁翁中。所稱紫霞翁者。卽是。嘗與章商論五凡。丁尺萬理之妙。未接管色。知其誤。

清晨放船落
星石大風吹
帆如箭激回
頭已失廬山
雲却上吳城
看落日夜深

吳縣吳靜菴

寓作西湖
皆就而訂
之玉田
稱其持律
嚴。一字
不苟作。觀
小所論可見
明。戈順卿
星從其言推
但之。於學
二者頗多獲
春。其言曰。
之用韻。
之灰兩途。
字有可以押
韻。又可以
押仄韻者
正自不少
其所謂也
乃入聲也
如越調又
霜天曉角

周德
趙觀
鄭海
黃純
顧相
范祖
蔣於
金季

聯益二週紀念頌詞
聯益之友賢言
聯益室之宴
希望於聯益之友者
聯益之友二週紀念感言
聯益之友二週紀念談
聯益之友二週紀念
狗有各種名稱在徵集中普通文字不涉紀念者計十餘篇照常披覽

本報一週紀念號預告

舟泊西跨塘。牛

[illegible]

故於梓問曰：表裏兼施，惡者則侮取乎其奇規，平若鬼之爲究？乃擇其甚且輕者，表而重其裏，以啓花假託之奇規。而點者復必深究乎其下之克振，旌鼓之相當，務極其試劍盤馬之樂也。篇首間之善戰，則爲之欲其，其利在器。器則欲其修，欲其剛，欲其修，欲其佶侗潑潑者，戰之道。其利在器。器則欲其修，欲其剛，欲其修，欲其佶侗潑潑者，而藏之欲其，欲其不露，蓋鑄器有能，如是乃厲之上乘也。蓋器器之初而磨席，則則欲其修，欲其操縱有節，能如是乃厲之上乘也。蓋器之俾則暢剛則斂，修其末，達。佶侗潑潑則周遍福不滯，藏之隱而不露。則發劍必利，魁之廣則滿，豐則無虛，堅剛則多耐。磨席則厲者若，則之永則無憾，操縱有節則饒於應付也。余曰：此其性乎。至其經驗宏締，剖析精詳，直可以登之簡冊，而爲之標榜。因發屑語之曰：誠知如此，此非老驕牛乎。夫不能透徹若是也，願進而謂測驗之術亦可以爲外人道乎。善戰者笑曰：測驗之術，各有標準，而當

中國現在是做「殖民地的國家」。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中國的地位。比較殖民地還要低一級。可以叫做「次殖民地」。

——過日本評論家二八——

層一層跳上去，直跳到頂上一層，幸喜窗戶早已沒了，便從窗外跳將進去。裏面有很堅固的樓板，明月跳上去，李驥但是他的腿上面直淌下來，裙褲都變成紅色，一聲不響地去了。李驥大驚，急忙掙脫手上繩索，也顧不得什麼，把他抱起，低聲喊道：「明月明月，誰知明月一聲也不還答，李驥借看窗外漏進來的月光，一看明月面色慘白，星眸緊閉，摸摸他的心口，正跳得很利害，李驥又驚又急，忙坐在地上，把明月睡在他的懷裏，代他解下裙子，手都沾了鮮血。看傷處正在大腿上，再將褲腳捲起，果然竟有一個小洞，血望外流，李驥把他自己的內衣撕下一大塊來，把那傷處包好，止住流血。裏面想明月是個弱女子，不料這般義勇，冒着危險來救我的性命。腿上了鎗傷，還忍痛背我到此，無怪他力盡而暈了。想到那時，堪感萬分。等了一刻，明月漸漸清醒，張開眼來一看，自己臥在李驥懷中，面上一紅，無限含羞，可是他身體疲乏，祇好不動。李驥見明月醒，大喜道：「好了，可憐你爲着我受這般的痛苦，教我如何對得起你？說罷滾下熱淚，正滴在明月額上。明月搖搖頭道：『大家都是受國犧牲，說什麼對得起，對不起。』現在我四肢無力，精神實在來不得，恕我不能和你講話。」李驥點點頭，也默不響。這夜明月睡著，李驥身上，李驥也擁抱着他，朦朧睡去。可笑那雁人失去了好細。處處追尋，不見影踪。那果料得到他們却躲在古塔頂上呢。直到天明，陽光射入窗來，塔裏情景歷歷可觀，四壁充滿着灰沙，空蕩蕩的，除了一尊佛像，沒有他物。窗口有一個鳥窠，窠中的鳥也飛鳴出去。明先醒，見李驥正自好睡，一個頭直垂到明月的胸口，明月不覺好笑，伸手摸摸腿上的傷痕，已凝結好，幸喜不是要緊地方，並沒有十分苦痛。不忍去吵醒李驥，心裏只轉念今天如何辦法。少停李驥也醒，忙問明月傷處怎樣，明月撩着簾答道：「不妨，就勉強從李驥懷中立起，試走了幾步，纔坐在樓板上，李驥立起，覺得右臂和兩腿都已麻木，走了兩個圈子，然後向明月道：『我們怎樣？』」明月道：「此時能下去，須待夜間方能下塔。」李驥道：「我們不要餓一天麼？明月着窗邊的鳥窠說道：『這裏面大約有卵，我們且吃幾個。』」等到天曉，明月對李驥說道：「昨晚我在旅中聞得你被家人捉去，把你鎖好，故尋司令部。幸喜天曉，悄悄掩入部裏，聽見家人要捉你，你鉗匙，所以我到校場裏伏在柳樹上等候。幸你正我樹下，我便迅速背你奔逃。」防中有一彈，虧得受傷尚小，爲今之計，急宜去見教主，只恐你獨難成，不過今晚却不能去，須待明晚可往。」李驥道：「事不宜遲，准今夜要去。再等幾天，時局愈緊，難以下手了。」明月見李驥要去，